

# 高原雪里红

尚棧光 朱槿紅 陳欣 邱展河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 高原雪里红

肖栈光 朱槿红 陈欣 邱展河

1

谨以此书

献给那些过去、现在和将来把青春和热血甚至生命都抛洒在了西藏高原上的援藏领导干部们！

谨以此书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功臣肖元礼同志 101 周年诞辰！

(一)

叩击着世人心扉的你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载着风卷波涛的你们，拥抱着壮举，  
创造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宽阔的国土洒满了爱的追求，  
坚挺的你们，执着的你们，历经了种种自然艰险啊，  
篝火中，昂首挺胸的你们，遍尝了人间疾苦无数。  
凭借着对山峦和土地眷恋的你们像早晨的太阳磅礴美丽，  
用血和骨把人生歌吟的你们的革命意志将千古留传。

——肖光朱槿红《中国共产党之歌-革命抒情诗集》第三章第六节

(二)

鲁迅在《导师》一文里曾经说过：“你们所多的是生力，  
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  
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我们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陈择山(本书主人公)

## ■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长篇叙事小说。1973年冬季，陈择山从部队退伍回到江西省万安县老家，却再也见不到他的恋人春姑。春姑在一次抗洪水救群众的过程中，被洪水卷走了。在这时，陈择山被下乡蹲点的上级领导看中，被选拔推荐上了江西省农学院，农学院毕业那年，他报名去了西藏高原当农民。两年后，组织上把他调到西藏自治区组织部工

作。几年后，组织上又把他调到自治区人事厅工作，同年，他同在拉萨市教育部门工作的老乡刘久香结了婚。

正当陈择山的人生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家乡有人给陈择山发来一封电报，说他母亲去世了，催促他回去。陈择山把悲痛藏在心底，继续工作，没有回去。这时候，组织上把他妻子刘久香调去阿里地区教育局工作。陈择山悲伤的心绪尚没有缓和过来，当年和他一起插队到西藏当农民的铁哥儿周喆为救藏胞兄弟不幸牺牲，遗体也不见。陈择山休公假，历尽艰难，寻找回了周喆的遗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过不多久，在阿里地区教育局当副局长的妻子刘久香因公染病去世。陈择山不畏艰难，毅然决然地同意调往阿里行署任常务副专员。在阿里，等待陈择山的是更大的工作压力和更多的生活考验……

作品从生活、工作、学习、爱情、友谊、命运等各方面，揭示出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陈择山的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塑造了一个忠于党、坚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生动感人的领导干部形象，作品还塑造了其他几位领导干部的动人形象，很富有生活和历史的气息。

小说结构严谨，描写细腻，引人入胜，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 目录

序一返思得失老西藏精神是不逝的日月和时光陈泽水 001

序二往事后期空记省朱槿红 005

第一章天质自森森 00

第二章孤高几百寻 0

第三章凌霄不屈己 0

第四章得地本虚心 0

第五章岁老根弥壮

第六章阳骄叶更阴

第七章明时思解愠

第八章愿斫五弦琴

后记

# 序一 返思得失老西藏精神是不逝的日月和时光

在西藏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西藏有个老西藏精神。老西藏精神是西藏军民几十年来保卫边疆、建设西藏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1990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西藏时曾经充分的肯定了老西藏精神。他为驻藏部队题的词是：“发扬老西藏精神、戍边为国建新功。”西藏为此进一步加强了对老西藏精神的宣传教育，激励着更多的人热爱西藏、建设西藏。记得有一年，我出席了在拉萨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胡锦涛同志、江泽民同志日理万机工作之中接见了我们与会人员，一同和我们亲切交谈并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此后，我们对老西藏精神的印象也就更深了，对“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的老西藏精神，我们始终怀着一种深厚的感情。二十一年后，虽然我们这些在西藏工作的人，陆陆续续地各个都已调回到内地工作，然而根据手头有限的资料和回忆，我们对老西藏精神的丰富内涵，还是能略知领悟一二，并铭记终生的。

关于特别能吃苦。这一条，可以讲很多的动人的故事，其中由新疆进军藏北阿里的先遣连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这个连是由七个民族、135名指战员组成的战斗集体，1950年秋踏上进藏艰难之路，在进驻藏北扎麻芒保途中被风雪困阻，并于此处孤军奋战，构筑简易工事，以防敌军袭击。他们堆雪墙，挖地窖，砍柴打猎，过起了原始人的穴居生活。在此地，240个日夜的苦战中，全连有56人因饥寒交迫先后牺牲，后来每天送葬鸣枪脱帽成了连队一项固定的活动，今天的送葬人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被葬者。在这种极度艰难的情况下，连长李狄三曾三次报病危，但他仍以一种顽强的毅力、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一种忘我的勤务情结感染着全连。1951年5月28日先遣连与后续部队终于胜利会师，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李狄三同志握着后续部队领

导的手，交出了进藏工作日记，再也没有力气说出一句话便溘然长逝。先遣连和李狄三苦战藏北的英雄事迹，成为了奠基老西藏精神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关于特别能忍耐。西藏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肉体和精神上必须具备特别的忍耐性，才能完成进军西藏、建设西藏的光荣任务。首先，是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人们需要特别能忍耐。西藏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地球上 14 座 8000 米以上的高峰中，有 8 座在西藏境内。许多地方被称为“永冻层”、“生命的禁区”、“死亡的土地”等，这些都绝非是谬言。对西藏有些地方，有人曾把它们概括为“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六月下大雪，四季穿棉袄”，西藏地区其艰苦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样艰苦地区呆下来，没有特别的忍耐性是注定不行的。其次，进军西藏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人们需要特别能忍耐。当年毛主席曾经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当有的部队自带的干粮已吃完，后勤供应又跟不上，部队在雪山上连一根野草都挖不到的情况下，有不少战士饿极了就把穿在身上棉袄里的棉花扯出来吃。解放军许多指战员们在亲眼看见自己身边的一些干部战士饿死的情况下，我人民解放军还坚持住了“宁肯饿断肠，不吃群众粮”的铁的纪律和钢的风格，藏族群众因此把人民解放军称为“新汉人”、“菩萨兵”。其三，当时政治大局的环境也决定了人们必须特别能忍耐。由于藏族同胞当时难以理解我军的宗旨，加上敌对势力的欺骗宣传，有些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有误解，甚至以武力相威胁，为了争取群众，部队指战员忍受了各种责难。1959 年西藏上层敌对集团发动反革命叛乱，袭击驻藏部队，我军开始也是再三忍让，最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奉命平息叛乱。所以当时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为了照顾大局，自救也更要特别能忍耐。

关于特别能战斗。昌都战役是个很典型的事例，也是和平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影响的一战。毛主席要求“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为此，人民解放军各路部队以隐蔽行动前进，不露声色。当担任正面攻击的江边部队率先打响战斗后，敌人还凭借着金沙江天险，奏着英国铜管乐沿金沙江一隅抵抗。而我过了江的解放军其他部队则不顾一切疲劳，在高原严重缺氧地区以日行 120 里至 170 里的速度昼夜疾进。有的边打边追，有的边追边打，有的甩开敌人直接插向敌后，部队因此不得不常常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雪线上行军奔走，他们越过了雪山草地和冰河急流，他们穿过了森林峡谷和流沙地带，他们战胜了饥寒交迫和风雨交加。其中有个 156 团断粮挨饿了四天仍坚持着行进，有个 154 团在相当疲劳饥饿的情况下还连续急行军三十多个小时，我人民解放军就是以此无与伦比的顽强的优良作风投入到行军和作战，最后终于获得了昌都战役的全胜。

关于特别能创业。这种精神首先表现在修路上。西藏与四川、青海隔着重重高山和滔滔激流，这给人民军队解放西藏、建设西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这就迫使我人民解放军在进军的同时，还要在艰险万状的川藏、青藏线上劈山凿石，架桥修路。其中，川藏公路全长 2255 公里，要劈开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 14 座大雪山，绝大多数的线路是在海拔 4000 米以上，并要跨越金沙江、大渡河、澜沧江等十多条河流，还要克服数不清的流沙、冰川、泥沼和原始森林的阻碍等等。面对如此艰巨的浩大工程，筑路部队官兵以“叫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凭着铁锤、钢钉、铁镐、铁锹等简单工具，同大自然展开了顽强搏斗。解放军指战员们有时在严重缺氧呼吸困难的情况下劈开坚石，铲开冻土；有的跳入刺骨的雪水激流之中打固桥桩，堆砌桥墩；有的从几十里外的地方砍伐干柴，烤化冻土，开拓路基；有的从百里以外背来石头，填实泥沼。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经过近五年的时间，在世界屋脊上开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川藏公路。部队进驻拉萨的第十天，人民解放军官兵们就大搞生产运动、创办“八·一”农场，提高了部队的自我生存能力，为巩固边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和生活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的艰苦创业活动，在改造恶劣的自

然环境的同时，也深化了藏族同胞对人民解放军的认识，使老西藏精神深深的扎根在了各族干部群众的心中。

总之，老西藏精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进军、修路、平叛、改革、边境反击作战、边防斗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逐步形成的，其基础是 20 世纪 50 年代进藏部队奠定的，不是仅仅在西藏工作时间长就能分享这份特殊的光彩和荣誉。我们有幸能在老西藏精神诞生地感受西藏精神，并不知不觉地接受着老西藏精神的培育，这样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宝贵资源。

在今天的改革开放生活中，多数人或许衣食无忧，然而社会上确是还有许多人现实感到不满足，对环境感到不如意，我们因为有过援藏这段经历，就少有这份劳累；在今天的深入改革开放发展中，面对国门开放后千姿百态的诱惑，社会上确是还有许多人，对运用经济杠杆外力来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和作用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因为有过援藏这段经历，就少有人生追求中的迷茫和物质失衡的负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动中，对于人生偶尔陷入的困境，社会上确是还有许多人，心态上有些不安定，时不时地感到一种自身财政的力量单薄的压力，我们因为有过援藏这段经历，思想上有时依然会情不自禁的感觉着伟大祖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比重，脑筋里有时依然会习惯的感觉着明天群众有怡然自得安居乐业生活的希望。我坚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祖国的未来一定是成熟智慧的，是潇洒迷人的。

是为序！

陈泽水 2009 年 12 月 6 日

## 序二 往事后期空记省

往事文学或者怀旧文学，并不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

我认为过去许多的所谓文学花样名称，其实都应是一种下里巴人休闲生活的调和，不应是一种以这篇作品讲了社会某类群体过去的某种生活经历，就一股脑儿地统称它们为“怀旧文学”。

好比现实生活中，如果有谁和某类群体接近较多，对他们的成长岁月或经历感兴趣，就有些偏好修习文字的人把它们给记录了下来，就统统尊称它们为“怀旧文学”，至于他们的成长岁月或经历记录得好不好，全不全，走不走样，却全然不去理会，这种情形我虽然不是很认同，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自慰享受。

这样的情形下记录下来的文字，如果是处在建国以后而又是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或许终有人悉意把它们叫做是革命主义的文学。如此，年老的一辈，比如 70 前的这一代，其中可能就会有人说它们是一种“怀旧文学”或者是一种“传统精神文学”，也就爱不释手。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放置在改革开放之后来看呢，或许就有人会说它们是一种“僵化文学”或者是一种“落伍文学”，也就没有几个后生会去喜欢它们，甚至还会有人去指责阅读它们的这类群体，说他们是“亲毛泽东时代文学派的人”，再青春少年些的一派觉得还有可能就不与之相为谋，话不投机半句也多，不理睬，或者不屑一顾。倘若最后写东西的人没有办法，也就只好另辟一个文学读者市场，把它们诉诸到“中国怀旧文学高峰论坛”上去，而这个中国怀旧文学高峰论坛能否诉诸成功就难说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如果是一种“没有一种渡人以昂扬抖擞的精神”的怀旧文学，那它是不大可能有文学市场和文学艺术价值的。

可笑的是，我幼年时总认为写怀旧文学的人，在人生岁月中应是经历过艰难世事或几近过出生入死的那类人。现在忽然又觉得写怀旧文学的人，其实是还有点食古不化、生活近于平庸、政治抱负比较失意的那样一类人，我本人仿佛就属于这种人，当然我也从来、确实也未曾有过大的什么政治抱负。

在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史册上，许多的写怀旧文学的人，抑或一些阅读怀旧文学的人，这样看来，都应该被尊称为“是亲毛泽东时代文学派的人”。我把自己也是授予这一类。我这种陋见，终究是也不知是对还是不对？是识时务还是不识时务？是表述成功还是表述不成功？一切还是都应该留给读者来评说。

文学大师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思想不深的处所，是不能生产出大的文学和大的艺术来的。

我的思想处所不深，这个我尚还有自知之明，但是，我仍是愿意我们的这部拙作，是个盛着一二分深的泥土的花盆，那怕里面开出的仅仅只是一朵又大又美的花，我的心里也是尤能够发生一点激动的，我的精神也是尤能够获得几许影响的。那就也是可以说，我此次异思，也是不虚此议的。

是为序！

朱槿红 2009年12月19日 0000 开场白：

这不仅仅是一部朴素的爱情文艺作品，更是一部温顺的趣味人物传记。

这不仅仅是作者在现实闲暇生活中曾经听到过的几则并不很连贯的小故事的记录，更是一部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援藏领导干部们的英雄群谱。

## 第一章 天质自森森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兮，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兮，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訖兮！

絺兮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诗经·邶风·绿兮》

陈择山和刘久香到西藏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时间的事了。两人相识相爱也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时间的事了。一个人的一生一般都有多

少个三十多年呢？三十多年的人生中一般的人们之间又可能发生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呢？仿佛任谁也不能说得清楚。廿多年前，刘久香曾经问过陈择山，青藏高原上的援藏女干部多得不得了，当初他怎么就会选择上了她呢。陈择山当时回答说：“因为命运的安排，因为你的能歌善舞，因为你和我志同道合，因为我们俩有缘。”这样的回答刘久香听了当然并不很满意，但当时她心里却还是甜滋滋的挺高兴的。其实，当年陈择山到底因为什么喜欢上了刘久香，恐怕至今连陈择山自己也说不清楚。

陈择山是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人，1968年参军入伍去了老挝，分派在北空高射炮部队服役，在部队一呆就是五年，1973年才退伍。陈择山从部队回到贫穷的家乡的第二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吉安市下到万安县的一个乡下面蹲点的一位领导看中，悄无声息地却被这位领导选拔上，推荐他上了江西省高等农学院农学系去深造学习，学习了三年。陈择山毕业那年，即1976年9月，正碰上全国兴起了一股去青藏高原当农民帮助边疆搞建设的风潮，从北京一直刮到江西。据说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大批著名高等院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纷纷报名、表决心，要去西藏当农民帮助边疆搞建设，之后不久，这股当农民风刮到了江西。陈择山当时在农学院学习结束，快要毕业了，当时他是连想也不想就跟着这股风报了名，坚决自愿要求去西藏当农民，那次报名他是全江西省头一个。江西省高等农学院的院领导知悉后对他十二分的高兴支持和鼓励。江西省农学院的校友徐之林、钟千勤、李岸华、饶旗玉和赣州市的知青钟千玲，以及九江市的周喆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吴万安等七位同志，和陈择山一起，被分配到了西藏自治区樟木口岸立新公社的夏尔巴人居住区当了第一批插队农民。他们在立新公社与夏尔巴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整整两年，与夏尔巴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樟木口岸地处西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的中段南坡，离中尼边界的界桥“友谊桥”只有 13 公里，距尼泊尔国首都加德满都约一百公里。那里气候温和，鲜花四季常开，风景优美，地理位置甚是特殊。

樟木口岸立新公社一带的夏尔巴人，祖祖辈辈多是以靠背运货物为生。由于那里距中尼边境较近，中尼两国过往的商旅和货物较多，经济往来的人口比较频繁，所以在那里皆设有中国的海关、商检、边防检查、食品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藏胞接待办等部门，此外，还设有专门接待外国商贸人员和国内外游客的樟木宾馆，并且设有电站、医院、邮局、银行、学校、电视台以及外贸部门的一些办事机构等单位。

当时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南坡的樟木口岸立新公社的夏尔巴人，全国人口仅一千多人，从政治地理的角度上讲它尚不足以认定为是具有一个民族的范畴，但这个民族的夏尔巴人对人生的快乐的理解，高原上的许多汉族同胞却是甘拜下风。夏尔巴人意为东方人，分为色尔巴、嘎尔扎、撒拉嘎、茄巴、翁巴、提嘎瓦、从巴瓦等种姓，同种姓的人是亲戚，不能开玩笑，也不能通婚，都信仰佛教。夏尔巴人都穿用白毛线织成的镶黑边的短袖外套，住两套的木结构阁楼。夏尔巴人天资聪明、善良、本分、朴实、性情开朗。他们对物质、金钱并没有很强烈的占有欲望，在日常中他们的生活只要稍有着落，他们就爱唱歌跳舞。不管场合，不分老少男女，他们总喜欢在有节奏的打击乐声中唱唱跳跳，天生就是一种天塌下来都不计较什么、也不懂得啥叫忧愁的乐天派性格。

夏尔巴人普遍喜欢帮助别人，普遍乐意接济困难人家，就算自己不宽裕，他们也愿意救助他人，并把这种风尚当成一种快乐。夏尔巴人处事诚信，为人信守诺言，只要是答应了别人家的什么事，就算很艰难也是坚持着要去完成，确是个勤劳勇敢生活里到处充满着智慧火花的优秀民族。陈择山在夏尔巴人居住区插队时，离他不远处有一户村民叫明久，夫妇俩抚养着三个 12 岁以下的孩子。明久家有一栋两

层楼的房子，楼上是两间房，其中一间作睡房和伙房，另一间作放粮食和杂物的杂房。明久家的睡房里仅仅只有几床织物的藏被，而杂房里装粮食的羊皮袋多数时候则都是空的，每年间，差不多都有半年的时间缺粮，全是倚靠着政府的救济和通过边境进行盐粮交换来解决。

所谓盐粮交换，就是我国西藏边民通过买一些食盐把它背到尼泊尔境内以换取粮食。盐和粮之间一般比较大的差价，西藏边民通过赚取差价来获取收益以作贴补家用。

陈择山插队期间曾多次去明久家看望他的一家。陈择山发现明久家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类情况，即当天早晨家中无米下锅，而别的村民并不知情，去约明久当晚到他们家去唱歌跳舞时，明久照样去，照样能沉浸在唱歌、跳舞的海洋之中，到了第二天早晨明久才去借米下锅。明久全家和夏尔巴民族的这种乐观主义性格，曾不止一次地鼓舞和打动着陈择山他们。

陈择山他们几位大学生就是在这种歌声舞蹈氛围中天天和夏尔巴人一起吃，一起住，一起搞生产劳动，一起整整生活了两年，直到他们后来一个个的被调走。

刘久香当时是江西省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系江西省九江市人，是周玉瑛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她们都是学中文的，在学校同住一栋女生楼，同睡一个女生宿舍。周玉瑛是周喆的妹妹，她比他小两岁，与刘久香同年，和刘久香同乡，也是九江市人。那年，周喆先毕业了自愿报名同陈择山一起去了西藏樟木口岸当了插队农民，等到刘久香毕业了时，周喆早离开了夏尔巴人居住区已被调到林芝地区林业局工作，而陈择山则被调到西藏自治区区府所在地拉萨市，在自治区区委组织部干调处工作。同陈择山一同插队当农民的别的几位同伴则分别也被调到其他地区别的部门工作。刘久香当时也受这股支援高原帮助边疆搞建设的风潮的影响，一到她毕业时，她便义无反顾地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也报了名去了西藏高原的拉萨市工作，在一所中学里任教。而周玉瑛却是回到了九江市，没有去成西藏。原因是周玉瑛的哥哥已

经去了高原，妹妹呢组织上就先不再作考虑了。组织的文件上既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周玉瑛也就只能服从这个规定。刘久香到了拉萨市的一所中学里任教后，给周玉瑛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自己在西藏的一些情况，并问周玉瑛她哥哥周喆的地址和单位，想和他联系上，以后也好有个照应和说话的去处。

大概是过了半年，刘久香收到了周玉瑛的回信，周玉瑛在信中告诉了刘久香说她哥哥在林芝地区林业局工作。刘久香起初以为周喆是在拉萨市的什么单位工作，收到信后才知道他是在林芝，一时半会也难有机会去林芝走动，也就搁下了这事暂时没有主动去联系他。刘久香想，方便的时候，总有机会会联系上他的。周喆在林芝和妹妹周玉瑛一年也就一两次通信而已，平常很少写信，就是写信也很少提到别的，无非是向家里问个吉祥报个平安，说自己一切都好，让家里人放心宽怀之类的话。周玉瑛呢，在给她哥哥回信时，也只是汇报一下父母及家里的情况一切均安好、无须哥哥挂念之类的话语，信里就是忘了提刘久香也去了西藏工作这档子事，她以为既然自己已把哥哥的单位地址告诉了刘久香，又是同乡，刘久香得悉信的内容之后自然就会主动地去联系上哥哥的，用不着自己耗费笔墨多此一举去提这个事。没想到的是刘久香恰恰因为教学任务繁忙，并没有主动去和周喆联系，而周喆在林芝并不知道刘久香也来到了西藏，自然就没可能去与她联系上。时间一长，加之刘久香对自己身边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慢慢地都比较熟悉了，也就忘了这事，虽然周喆一年下来，或许有那么一次两次去拉萨开会的机会，但始终不知道刘久香就在拉萨，以至一直没有见过她。周喆每次上拉萨开会，他都只是去区委组织部找老同学陈择山作一个短暂的聚会，散了会就马上随单位的车直接回林芝去。就这样，过了两年。

那时国家政策有个明文规定，就是每一个援藏干部每一年半都享有一次休假探亲的机会。技术工人、一般干部每一年半可以享受三个月的探亲假期，科级干部也是可以享受三个月的探亲假期，处级干部

则可以享受四个月的探亲假期，厅级干部则可以享受五个月的探亲假期，而省级干部每一年半时间里则可以享受六个月的探亲假期。也就是说，行政级别越高享受的探亲假期就越长。后来，这个探亲休假制度国家把一年半修改为一年。

其实，政府的政策明文规定是那么规定，但许多干部并没有能够真正享受到过这种福利待遇。原因就是首先是那个年代的干部思想素质好，胸襟开阔，公益心强，品格高尚，为人民为边疆社会干革命工作乐于拼命，没有比较紧要的事，一般就很少探亲休假。其次，西藏地域宽广，干部少，事情多，人一忙起来什么七七八八的事包括休假的事也就都顾不上了。其三，西藏乃至整个中国那时候的交通运输还不发达，路途遥远，来往一趟不方便，回内地探亲一次一路上是颠颠簸簸地很有些受不了，所以就干脆放弃这个探亲休假。其四，援藏干部中的大多数人那时都是单身，没有成家，无牵无挂，思想意识里也就不存在恋家的情结。有以上几点，所以很多援藏干部当时都并没有能够真正享受过这个政策福利，周喆没有享受过，陈择山没有享受过，其他一同进藏的干部也都没有享受过。援藏干部在西藏工作就强度上算是不算累，但生活上却是很艰苦的，气候环境有时也着实是有些让人受不了，但乐趣却是无穷的，那援藏的光耀经历可不是花钱能够随便买得到的。还有，当时援藏干部的工资标准普遍并不算高，不过节俭一些花，一年下来，是也能积蓄千把来块钱的。那个年代，千把来块钱是很可以买到一些东西的，养个三四口之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行政级别稍高一些的，节俭一些花，一年下来，积蓄的钱则可能会更多一些。

周喆从立新公社夏尔巴人居住区调到林芝地区林业局工作的第三年的阴历年年关，在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老母亲再三条信的强令下，有点拗不过两位老人家，就决定申请休干部假回家一趟，一来完了老人家他们的心愿，二来也好品尝一下回家探亲休假的滋味，三来自己

离开家乡五六年了，自个也着实心里有些想家，也着实很想与家人一起吃个团圆饭什么的。

年轻人做事一般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周喆心里既然这样想着，行动上也就这样做啦。他给领导打了份休干部假的申请报告，领导二话不说立即就批了。他给自治区组织部的老同学陈择山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将要回内地休探亲假，问陈择山可有什么事需要他代办，叫陈择山早早准备一下及时告诉他，陈择山和上级领导刚好一起下乡出去检查工作去了，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周喆问接话员陈择山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接话员说不太清楚，顺利的话，估计至少要那么个十多天吧，他们要去的地方有好几处，路程较远路面又不好走，半路上指不定哪个地方又塌方，哪个地方又爆发泥石流什么的，就有可能要多耽搁些日子啦，所以呀就说不准。

周喆在西藏工作五年多啦，每年都有听说过有一些干部、游客和司机遇难在泥石流、山洪、飞石、塌方等自然灾害中，若是冬天可能稍好一些，倘若是到了化雪季节，高原上许多的山坡、公路时不时就会遭受到这种自然灾害的侵袭。这样频繁的自然灾害自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以来，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至今共吞噬了多少生命、汽车和牲畜、物资等，恐怕是任谁都都无法统计。就连周喆自己有一次下乡到林芝下面一个叫塘麦的镇里去检查工作，车子在翻越一个坡崖时，由于坡崖很滑，司机空车慢慢开过，车里人下来一步一移慢慢走过，毕竟他们还不习惯在西藏走山路，加上坡崖很滑，路面裸露的岩石，布满了青苔，岸下几十米深处，就是一堆堆的乱石堆和一条翻滚汹涌的急流水。周喆稍不留意走了神心一紧，一只脚不小心踏到了路面岩山上的青苔上，不能站稳，随着身子摔倒，周喆整个人控制不住地就慢慢向坡崖河滩下滑去，在这紧要关头，走在后面的藏胞同事昂希度眼疾手快，一把伸手用力抓住了周喆的后衣襟，抵住了他身子的下滑，昂希度慢慢地扶他起身，周喆才没摔下去，在昂希度的挽扶下，他终于小心翼翼地爬过了那道坡崖。之后，周喆每每想起那